

# 应许之地、“高迪学”与设计师的创力之源

——从圣家族教堂的封顶说起 □陈 确



圣家族教堂



高迪

2021年11月29日，巴塞罗那，天气晴朗，一颗重达5.5吨的“十二角星”被悬吊在塔机的摇臂下面，晃悠悠，慢慢移挪，终于落置在了圣家族教堂的圣母塔尖。地面上响起了掌声，抬目仰望的观众们舒了口气。——此刻，高耸入云的塔机仿佛像一个骑士，修长的悬臂就是其手中的“利剑”，它似乎正代表某种神圣力量，给教堂，或者说给巴塞罗那，“加冕”！类似巴黎凯旋门被“包裹”，关键的象征时刻总是能够提振一个城市的精神气氛。

星星形状源于“伯利恒之星”，也被称作圣诞之星，它将在12月8日被点亮。这场封顶仪式预示着这座以高迪为首席设计师的教堂进入了最后的施工阶段。根据报道，如果顺利，圣家族教堂将于2026年竣工。

长期以来，高迪的名字与浪漫画了等号，与他相关的一系列素材非常适合“故事化”，环地中海与巴塞罗那本身又是旅游胜地，这加剧了某种“打卡”式传播。一个从巴塞罗那旅行归来的人，如果相机里没有几张高迪的建筑，似乎等于没有去过巴萨。

在学术界和建筑界，高迪当然早已是显学。但是，一个愈发有名的人物，反而越具备遮蔽和去真实化的风险——连篇累牍和口口相传导致的扁平化认知。

真实的高迪到底是什么样子？今天我们应如何“正确”地谈高迪？

基于圣家族教堂封顶的契机，再谈一谈“高迪学”，对今天无比渴望创新动力的设计界应该有一定的营养价值。

论及日本小说家山本周五郎，国内读者或不甚了解，但是说到日本电影巨匠黑泽明想必无人不晓。值得一提的是，黑泽明的许多经典影片都是根据周五郎的小说改编。而评价山本周五郎这样一位日本现代的时代小说家，其实并不需要借助黑泽明电影大师的光环。山本周五郎的小说本身就充满了文学的价值和现代电影的诸般要素。

山本周五郎本名清水三六，明治三十六年(1903)出生，1967年在横滨的工作室逝世，享年63岁。他做过当铺的徒弟，做过杂志社的记者，登上文坛后则以时代小说、历史小说等大众文学类型名扬文坛，作品多基于庶民的立场描写武士的苦衷和市井人的悲哀，陆续推出一系列获得很高评价的佳作。传说周五郎祖上是武田的遗臣，北巨摩大草村若尾(现潍坊市大草町若尾)归农的御藏奉行·清水大隅守政秀之后裔。祖上是武将的周五郎出生之时家道已衰落，但长大后仍以武士血统为荣，性情孤傲。

关东大地震那年，周五郎做了8年学徒的当铺关门，他闯荡关西，寄居同学的姐姐家，半年后返回东京，遂将自己的单相思写成了小说——1926年《文艺春秋》四月号刊登的悬案小说《须磨寺附近》。这是他的文坛成名作。而笔名“山本周五郎”的由来，据说是发表《须磨寺附近》时住所门牌是“山本周五郎清水三六”，《文艺春秋》社误以为山本周五郎即作者名。有着“洒落斋”雅号的屋主山本周五郎，在作家周五郎自立于文坛之前，长期给予其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后援，还让周五郎就读于正则英语学校和大原簿记学校。所以笔名里包含了作家周五郎对屋主山本周五郎深切的感激。除山本周五郎，还曾有依屋宗八、依屋宗七、横西五郎、清水清、土生三、佐野乔吉、仁木繁吉、平田晴人、蒙面作家、风风亭一迷、黑林骑士、折着栏杆亭、酒井松花亭、甲野信三等诸多笔名。

1936年(昭和十一年)，周五郎成为讲谈社几乎所有文艺杂志的当红作家。那些杂志是《妇人俱乐部》《少年俱乐部》《讲谈俱乐部》《少女俱乐部》等。此外，博文馆也刊出了周五郎的作品。太平洋战争时期即1942年(昭和十七年)，《妇人俱乐部》策划了一部以各藩女性为描写对象的《日本妇道记》(6月至12月刊登7次)。1943年即昭和十八年，短篇集《日本妇道记》荣获第十七届直木文学奖。然而山本周五郎却出人意料地辞退了作为日本大众文学顶级大奖的“直木奖”。山本周五郎是“直木文学奖”历史上唯一的获奖辞退者。他日后也不领任何文学奖项，理由是“文学不是为了文学奖”。《日本妇道记》由31个短篇构成，原型是他的妻子。这些短篇不事张扬，感人至深地描绘了日本妇女不声不响、忍耐一切的生存姿态。

回顾日本文坛的山本周五郎论，不断有人提及山本周五郎的庶民性即不写英雄豪杰的文学特征，不论长篇还是短篇，周五郎的文学世界比比皆是庶民性。《日本妇道记》是其战时的作品，因此也有肯定性的观点，认为作品的主题一味赞美淑女美德，有悖于战后的女性解放。然而实际上，山本周五郎的那般主题又与男尊女卑的旧时理念相距甚远。作品中的女性并非事谦让忍耐，她们顺应自然，遵循的并非日本封建社会制度强加给她们的道德准则，而展现出发自人类自然理想的生存方式。

在星，也被称作「圣诞星」



圣家族大教堂塔顶上有十一颗星，也被称作「圣诞星」

如果做一个文献综述和互联网检索，会发现当下对高迪的描述过于“表面”。一方面是大量的概念名词和历史常识：自然、有机、新艺术运动、参数化……另一方面倾尽溢美之词：想象力、创造力、天才、神圣、震撼……

高迪是一种难以被拷贝的“模式”——正因难以被复制，研究这个模式或许才具启示意义。或者再换一种说法，高迪是一块供养在博物馆中的化石，除了众所周知的珍贵，我们还能从中提取什么？

笔者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曾长期教授《世界现代设计史》课程，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把高迪归类为新艺术运动的特殊一支。教材的编写有概括化和从简化的弊病。高迪有新艺术运动的某种要素，但总感觉哪里不对的地方，一个给西班牙留下了7个世界文化遗产的人，一个系列作品如此激越狂怪的人——他到底是怎么“冒”出来的？！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高迪大异类、太难以被解释了！俗话说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们都知道高迪生活在19—20世纪之交，他被诸多著名的艺术设计流派、运动所包围，例如19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拉斯金和莫里斯发起的工艺美术运动，比利时以费尔德和霍塔为代表的工艺美术运动，奥地利以瓦格纳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以及芝加哥学派、德意志制造联盟、表现派、未来派、风格派、构成派和至上主义等等。从城市规划的背景来看，其间出现了R·欧文的新协和村(空想社会主义)、霍华德的花园城市、加利尔的工业城市，索亚·Y·马塔的带形城市，以及纽约为代表的方格网城市规划等等。当然，著名的巴塞罗那的网格方块状规划也诞生于那个时期。

在艺术设计创作层面，高迪与上述流派始终若即若离，高迪本人从来没有声明过自己属于什么阵营——倒是由于参加过加泰罗尼亚的游行示威而被捕，其实，政治诉求只是研究高迪的一条重要线索。高迪的确运用了大量自然元素，但与欧洲大陆的新艺术运动(以曲线和有机形态为主要表征)又不完全相同。至于城市规划，高迪的确参与了以《进步》杂志为据点的文化精英沙龙——一群新锐的艺术家、建筑师交流探索如何在各自创作领域内将加泰罗尼亚传统风格与现代工业元素相结合，其中就有人提出过复兴西班牙古老的莫德哈尔风格——一种本土化的伊斯兰风格。这个建议也确实影响了高迪。

但无论从哪个层面看，高迪都有一种“悬浮”感，他不属于某个时代，也不属于某个阵营，高迪就是高迪。他的精神属性太强悍了。在光怪陆离、奇崛造型的背后，“直线属于人类，曲线属于上帝”，“天才与疯子”，这样的传言与描述，遂显得网红化和肤浅了。笔者认为，向人物的内在“反求”，关注高迪的“小学”，而不是人云

亦云的“大学”，点读“片章”，搁置“长卷”，或许是重新获取高迪式营养的一条路径。笔者提出三项观点，再探高迪的“密码”。

首先，高迪作品的神秘张力背后离不开信仰的力量，这种信仰缔造了一种创作冲动和不计后果与回报的言说欲望。表征就是全情投入、极度专注、燃烧自我和无限驱动力。有很多关于高迪生活细节的描述：穿衣服邋遢，一件衬衫磨出很多洞，为了节省时间而蓄胡子，废寝忘食，“一直到晚年都还在纠结于教堂的结构以及不同的立面的处理”，高迪在去圣家堂的路上被电车撞导致致不治，似乎也是冥冥之中。这种痴狂很难用天赋来解释，与其说是天赋异禀，不如说是天降大任，人物为此而来，为此而去。这在很多伟大人物身上都有印证，他们似乎带着使命而来，完成后撒手人寰；他们在世间的表达和成绩，不像是教育和栽培的产物。巍峨挺拔的建筑的底座是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思想伟力，告诫我们，要相信人物。

其次，地缘与风土决定和成就了高迪。加泰罗尼亚地区似乎有一种特殊魔力，这块土地上的文化精英们痴迷于狂放的表达。这种基于地缘的文化基因并非玄学，水土孕育的作用不可估量，毕加索、米罗、达利、塔皮埃斯、切利达，加泰罗尼亚是他们的“应许之地”，而且他们都处于前后衔接的历史变革时代，天赐其先锋使命。至此，需要提一下“加泰兰现代主义”，从大势上，高迪投身于现代主义大潮，从微观上，高迪又逆行于现代建筑的主张，不吝于装饰和极多，将“加泰兰现代主义”发挥到了极致！高迪拥抱现代建筑的精神，例如反对古典主义，反对折衷主义，追求新的艺术和形式，追求高层和大跨度，使用新材料和新的施工方式。现代建筑的基本趋势是超越装饰和走向国际化。但高迪的“加泰兰现代主义”却强调立面装饰和本土化——某种意义上高迪建筑是人类建筑史上最后的装饰高光。从建筑学角度看这贡献极大：高迪的装饰属于“装饰实用论”，通过装饰来掩盖建筑结构可能为建筑本身带来的缺陷，这在现代主义建筑形式单一、千篇一律的主调中，高迪的建筑令人眼前一亮。高迪的建筑证明了“less is more”的反面至少不是“more is less”或者“bore is more”，展现了多元的建筑观。巴塞罗那是一座很特别的城市。卡尔维诺曾在《看不见的城市》里说到：“区分城市为两类：一类是经历岁月沧桑，而继续让欲望决定自己形态的城市；另一类是要么被欲望抹杀掉，要么将欲望抹杀掉的城市”。巴塞罗那当属前者：它见证了哥伦布对世界的探索，经历了工业革命和城市文明，也推进了现代体育运动的不间断繁荣。著名足球明星、世界足球先生梅西曾被戏称为“体系球员”，暗讽他离开了巴塞罗那队就表现下滑。笔者认为这不能算是缺点，而是特点。世界上确实有一种人，地气气质非常强烈，只有给他配置了最舒服的环境、体系，才能激发他最大的才华。否则，他就不是他。就如同，我们无法想象，离开巴塞罗那的高迪还是不是高迪。

第三，厄运与好运。高迪命运多舛，小小年纪就体

会到了贫穷、病痛与死亡。高迪父亲是锅炉工，家境清寒，高迪本人患有风湿病，其整个家族身体都不太好，父亲、姐姐逐一去世。长期的身体疼痛和连续的精神打击是否会刺激和异化一个人？是否会影响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和生命观？高迪的好运是遇到了他的赞助人尤西比·古埃尔(Eusebi Güell)，两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教徒。在35年内古埃尔委托高迪完成了5个重大项目。古埃尔对高迪的信任和喜爱为人类文明留下了一系列伟大的文化遗产，从这个角度看，作为细节控、完美控和拖延症的高迪，比今天生活在工期与资金压力下的乙方要舒服一些。厄运与好运的混合交织，发酵出了独特的高迪命运与高迪作品。

创作，永远摒弃同质化。高迪对今日我们之最大价值，就是能否在他身上再挖掘出感召力和创作启发：艺术家要找到自己的信仰。并不是说今天的设计师一定要有宗教信仰，而是要做好一种心理准备：如果不能充分燃烧自己，就不要想达到历史性高度。信仰，就是生命意志。显化的事业不是刻意的产物，是用忘我、热爱、激情浇灌出来的生命之花。再者，设计师要学会重思路径。学会内观和反求，迅速找到影响自己的思想、艺术与哲学，而不是过分关注社会、形式与功能。不急躁，不功利，回归人文，用人文去统驭生产。艺术家还要有超越性。所谓超越就是一种辩证：目无一物、大胆调用、充分融合、绝不设限，最终致力于形成自己的“秩序”。在高迪身上，我们看到了四种超越：超越时代，不迎合时代；超越形式，艺术、设计合一，疯狂推敲模型，做研究型设计；超越风格，且不排斥新的工艺技法，以高迪为主导的加泰兰主义具有激越狂放的美学特征和超越融合的魄力，他的建筑风格融合了莫德哈尔风格、新哥特式风格和有机自然主义风格；超越能力，学习力、想象力、创造力、执行力、四力转化协同。当代的设计师需要反思、刷新和建构更多的东西，不能仅仅把设计矮化为“饭碗”。找到自己的精神“应许之地”，这是当代设计师取得成功的前提。如同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马孔多之于马尔克斯，布纳纳法索之于凯雷，加泰罗尼亚之于高迪，那片魂牵梦绕、反复出现的土地不仅是精神能量的源泉、创新的动力，也是不可复制般存在的理由。这不是狭隘，恰恰是广博。

高迪作品中有直觉、感性、虚无、灵力的因素，这与从形式主义出发的西方范式非常不同，与东方主义相勾连，东方气质强烈。恍惚间，高迪这个名字连同他的作品仿佛是从东方飞移而来的。在强调心灵解救、呼唤人文、抗衰老、抗士绅化、呼吁可持续发展的诉求下，东方的美学与人居环境哲学值得设计师们去深度研用和发扬。西班牙著名小说家皮奥·巴洛哈(Pío Baroja)曾说：“西班牙从未有过完整的社会制度，它的生活和艺术，随着一个个有力量和行动力的人的横空出世，在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涌动中发展起来”。圣家族教堂封顶了，高迪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与灵感启示不会封顶，人类的创造力不会封顶。(作者单位：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 山本周五郎与黑泽明

□夏晶晶 魏大海

具代表性的便是辞退“直木奖”。该奖以作家直木三十五的名字命名，乃是与日本纯文学大奖“芥川奖”齐名的大众文学奖项。山本周五郎在谢绝词中这样表述——欣闻获得“直木奖”，深感荣幸。但自己实无心绪受领唯有辞退。颁奖的目的我一无所知。想必对更加年轻的新人、对新的作品更加有益。仅仅为着奖掖出新，有过于暧昧之感。总之一味地推陈出新，崇尚清新……该奖似乎意在介绍新人、新风，当然过去也是如此。望今后仍能选定相应的作品评奖。辞退“直木奖”的原因，有人说是他与授予该奖的主办方文艺春秋的代表作家菊池宽不和，也有观点认为并非仅仅因个人私怨。

其后《冷杉残留》(1958年1月、9月)被推选每日出版文化奖时，他也明言辞退：“获奖实乃吾之光荣，时获各社编辑部、读者和评论家诸君推荐，受宠获奖……惭愧，有违好意，仍是决意辞退。”《蓝色物语》(1961年1月)获文艺春秋读者奖时他说，“听说此奖获得杂志读者奖，感激不尽，我时常得到众多读者、各编辑部乃至批评家诸君的超常奖励，诚惶诚恐。再度获奖，莫如说成为我的负担。为此辜负诸君厚意，并非顽固，而是出自极度谦逊的心情，希望大家认同为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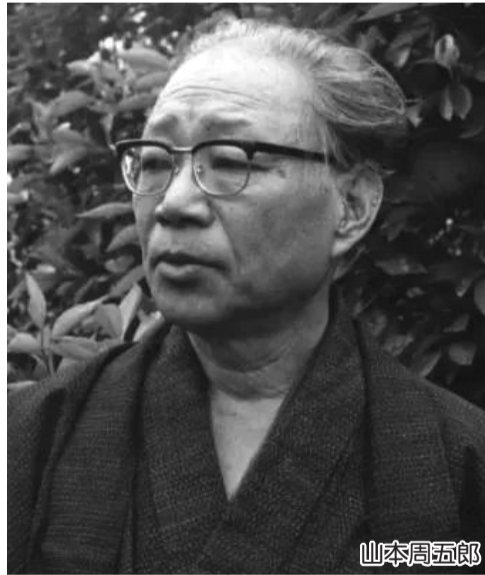
周五郎最长的作品正是在NHK播放一年的《冷杉残留》。这部作品被拍成大河连续剧，成为周五郎小说影视化的代表作品之一(其他有《蓝色物语》和《红胡子诊疗谭》)。《冷杉残留》是一部政治小说，从头至尾贯穿了组织与人的主题。中心内容是宽文事件即所谓的伊达骚动，中心人物是伊达藩家老和船冈镇主原田甲斐。原田甲斐正是歌舞伎中的仁木禅正，恶之化身，恶汉的代名词，然而物语作家山本周五郎却使这个人物发生了逆转，写到这个人物被误解被杀死、家破人亡却坚持了守藩的信念。这样透彻的描写展现了周五郎的敏锐与干练。而这里的反骨对象是主人公反抗的压迫性的政治权力抑或制度。

然而，山本周五郎对庶民百姓却充满了同情和温情。同时他又时不时地尖锐刻画出他们的狡猾和强韧。这里返回最初的话题——山本周五郎与黑泽明为代表的日本电影。我们知道，世界性大导演黑泽明登上世界舞台的电影名作是《罗生门》(其实原作是《竹丛中》，原作者是芥川龙之介。然而不妨说，真正使黑泽明电影具有“世界性”的却是山本周五郎。黑泽明最初周五郎电影是《椿三十郎》。但2007年，森田芳光导演又翻拍了这部电影，织田裕二任主演，后继的电影人促成了新的电影化，的确推出了别具魅力的作品。其实黑泽明版的《椿三十郎》，也得益于《罗生门》中同为主人公的个性鲜明的演员三船敏郎。黑泽明擅长刺激性强烈的大英雄电影，其电影自然而然地利用了主人公三船敏郎的蛮勇。但周五郎原作《每日平安》(1954年7月)的主人公菅田平野却欲告别浪人生活，他精于算计以为能顺利地当上藩官，还向年轻武士井坂十郎太建言谋求合作。这个人物绝非英雄。《每日平安》就是一部幽默性的时代小说，主

人公是个可笑的人物，一边忍受着想要就业的心灵饥饿，一边又拼命地钻研计谋。

但三船精湛的剑剧电影《椿三十郎》，却与原作《每日平安》有着迥然不同的印象。比较一下最后的场景也能明白。名闻遐迩的《椿三十郎》，最后一幕颇具冲击力，扮演敌方首领的仲代达矢在决战时，脖颈里喷出的血沫飞溅了一米多远。这样的结局对之后的时代剧电影发生了很大影响。但《每日平安》的结尾却有很大的不同。一直忍着打算离开菅田平野并不想伤害年轻武士的自尊，对其挽留王顾左右，不由自主地鞠了一个躬笑道“谢谢”就结束了。这与蛮勇无双的椿三十郎风马牛不相及。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时的黑泽明尚未在真正意义上遭遇山本周五郎。相对于英雄剑豪剧，山本周五郎描写的是不够格的豪杰或被武士虐待的庶民。黑泽明其实已准备好忠实于原作的剧本，首先拍出的却是豪爽的剑侠电影。不妨说，黑泽明是在山本周五郎的文学世界找到了充分的共同感觉后，才进一步接近了山本周五郎的文学世界，进而拍出更加完美的电影名作《红胡子》(原作正是山本周五郎的《红胡子诊疗谭》)。“红胡子”在日本已是一个普遍化的固有名词即市井的“医者仁术”，仿佛身体力行拥有良心的医者代名词。人格高洁的新井去定医生(“红胡子”)的扮演者也是三船敏郎，在红胡子医生的性格引导下有了胸怀医者仁术理想的精英青年医生保本登，扮演者也是前作《椿三十郎》中扮演配角的加山雄三。周五郎曾说，“黑泽明的《红胡子》原作好些。”《红胡子》中也有《椿三十郎》中的那般豪爽形象，同时带有些许道德性说教。但比之前作《椿三十郎》，电影《红胡子》除了去定和保本两个主人公，也生动而富有魅力地描写了其他的庶民形象如《冷漠小屋》中的佐八、心善气高的工匠、疗养所的患者等。就是说，在忠实描绘周五郎世界的过程中，黑泽明受到太大的感化，于是在后续的《电车狂》中，黑泽明描绘出传统英雄豪杰全然不登场(缺席)的世界。《电车狂》的原作是山本周五郎的《没有季节的街》，影片舞台是大城市一隅靠近贫民窟的街区，原作有15个系列短篇，选出“陋街电车”“牧歌调”“我妻”“爸爸”“雁拟豆腐”“枯树”“泳池豪宅”等，重组编成了描写当地住民人物群像的故事，登场的只有极其普通的平民。黑泽明通过人的矮化描写人的尊严，继《红胡子》之后，也在



山本周五郎



黑泽明

其他电影作品中通过平民完美表现了人的尊严。

黑泽明还通过《梦》和《八月狂诗曲》等描写了懦弱者的真情。虽非周五郎原作，却是周五郎路线的延长。黑泽明的创作中吸收了周五郎的诸多要素，两人的个性有异。但两个强烈个性的相遇却使他们相得益彰。《椿三十郎》中，主人公具有了原作中所无的豪勇；《红胡子》，则如原作那样，描绘了英雄医生的身姿和市井百姓的高贵灵魂；最后在《电车狂》中，则如实表现了以平民为主人公的周五郎的世界，贫穷的人物始终保持一颗骄傲的心。这也成为黑泽明电影的一个基础。黑泽明1998年逝世，生前执笔却未能完成的剧本，仍旧改编自山本周五郎的作品。黑泽明的助理导演小泉尧史继承遗愿，作为首部导演作品忠实原作地完成了影片《雨过天晴》，以武士为主人公，完美描绘了山本周五郎式的人物形象。片中的人物武艺高强，却继续着拙笨而诚实的生活方式。

黑泽明还将《无名花香》和《露水沼泽》等描写游女生活、周五郎气息浓厚的短篇小说改编为剧本。山本周五郎和黑泽明两人巧妙重合的世界在两人逝世后继续延展。山本周五郎逝世后，设立了新潮文艺振兴会主办、新潮社赞助的山本周五郎奖(1998年)，简称“山本奖”或“山周奖”。正如大众文学的“直木奖”对应纯文学的“芥川奖”，“山本奖”对应的则是“三岛(三岛由纪夫)奖”，授予年度最具山本周五郎文学精神且物色色彩浓厚的通俗小说。上一年4月到当年3月出版的单行本，长篇、短篇集、连作短篇等各种类型。奖金100万日元。山本周五郎的小说已有几种汉译本面世，如魏大海主编，宋再新、谢志宇、陈晓琴等翻译的六卷本《山本周五郎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六卷的篇名为《日本妇道记》《红胡子诊疗谭》《每日平安》《没有季节的街》《奉行日记》和《雨过天晴》。(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